



大地遊走

雪花飄飄冬至到

伍東華

歲月的腳步匆匆，從春的萬物復甦、繁花似錦、鶯飛草長，到夏の陽光萬丈、生機勃勃、百舸爭流，再到秋的遍地金黃、碩果纍纍、豐收滿倉，最終邁進了冬至這萬物蟄伏、冷風颼颼、大地蕭瑟的時節。

「天時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陽生春又來。」冬至，宛如一位沉穩而深邃的使者，攜着紛紛揚揚的雪片與陣陣寒意，悄然降臨人間。此時的大地，宛如一幅揮灑着詩意的畫卷，蒼茫而凄美。它又似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人，默默訴說着歲月的變遷，追憶着昔日的輝煌燦爛。

在北方，冬至有着吃餃子的習俗，那一碗碗熱氣騰騰的餃子，象徵着團圓與美好。「濁酒醒來聞吉語，晴過冬至兆豐穰。」人們相信，在這寒冷的冬日裏，吃下那包裹着溫暖與祝福的餃子，便能抵禦嚴寒，迎來來年的吉祥如意。而在南方，人們習慣在冬至喝上一碗羊肉湯，溫熱的湯汁在舌尖流淌，驅散了冬日的寒氣，也滋養了身心，讓人對未來充滿了期待。

遙想古代，冬至是個重要的祭天之日。皇帝會親赴天壇祭天，祈求來年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。那莊重的儀式，承載着人們對自然的敬畏與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雖這一傳統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

中，但那份對土地的感恩與敬重，卻永遠留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裏。

孩子們在積滿雪的地上盡情撒歡。他們呼朋引伴，打雪仗、堆雪人的歡笑聲在空氣中回盪。那簡易的雪橇在雪地上飛馳，揚起的雪花如同精靈在空中翩翩起舞。他們紅撲撲的臉蛋綻放着天真無邪的笑容，那是冬日裏最溫暖的風景。

農舍屋頂，炊煙裊裊升起。屋內，一家人圍坐在一起，享受着這難得的溫馨時刻。鍋裏煮着的餃子，熱氣騰騰，瀰漫着家的味道。老人们圍坐在爐堂邊，搖曳着泛紅的火苗，修理着往日在田地裏用壞了的犁耙、鋤頭。他們布滿溝壑的臉上，泛起祥和的漣漪，深情地述說着勞作的艱辛與收穫的喜悅。「莫笑農家臘酒渾，豐年留客足雞豚。」這便是農家最樸實的幸福。

冬至的雪花覆蓋着萬物生機，看似頹廢，實則是在養精蓄銳。它們吮吸着大地的精華，等待着春天的召喚。「沉舟側畔千帆過，病樹前頭萬木春。」就像這世間萬物，在經歷了寒冬的洗禮後，必將迎來新生。

願冬至的雪花來得更猛烈些吧！讓我們在這靜謐的時光裏，沉澱心靈，積蓄力量，以待來年的厚積薄發，去迎接那更加燦爛的春光。



姚珏

跨越山海的樂思

姚珏

前幾天，我率領香港弦樂團先後到成都、昆明、西安巡演，跨越山海來到這幾座精彩之城演出，通過音樂讓香港的青年音樂家感受當地觀眾的熱情，感受國家的音樂發展，讓我也有很多喜悅和思考。

本周一晚上，在西安音樂廳的《繁花樂韻》音樂會，也是我們樂團今年最後一場音樂會。西安的很多領導都來聽音樂會，他們說我們演出真的太棒了，一定要再回去演出。我們和西安交響樂團，合奏了特別有香港韻味的《顧嘉輝串燒金曲迴響》，我的同事說是最好聽的一次。因為有40幾位樂手一起演奏，氣勢磅礴。本來以前每次《上海灘》音樂會一起，觀眾就拍手，這次演奏中間大家也一直在拍手，氣氛非常熱烈。我是第二次來到西安，西安古今中外的特色，與我們樂團的風格也很相似，我們演奏的曲目和風格，也包含了古今中外的特色，代表了香港中西融合的獨特魅力。香港的青年藝術家感受到內地觀眾對他們的熱愛，當天簽名的活動很多人排隊。

在之前的成都站演出，同樣大受歡迎，香港特區政府駐成都辦事處也給予大力支持。我先去了四川師範大學音樂學院做了大師班，我感覺學生們求知若渴，不斷問我問題，我真的感受到我們國家在音樂傳承方面的提升，這些孩子們未來可期。

我記得我第一次在成都演出的時候是30多年前，成都當時只有歌舞劇團，一個小的會堂，條件艱苦，我和他們合奏

過兩場音樂會，但如今的成都，打造旅遊之城和音樂之城，已經有4個專業交響樂團，很多音樂廳，中國音樂金鐘獎也落地成都，當我再次登上舞台，我不禁為整個城市感到驕傲，他們在音樂方面做了那麼大的投資，那麼大的支持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家和四川也很有緣，我的先生祖籍是四川閬中，現場我跟成都觀眾透露以後，他們都特別高興。

成都站之後，我們還去了雲南昆明演出，這是我第一次到昆明，昆明也是國歌《義勇軍進行曲》作曲家聶耳的故鄉。我們先為「遇見香港，跨越山海」的圖片展做了一場開幕演出。隨後巡演音樂會，當地觀眾也特別熱情。全場起立要我們加演，使我非常感動，我們加演的《放馬山歌》也是雲南民歌，也和觀眾互動合作。

雲南省是一個非常美麗的省份，在那裏可以體驗我們優秀的民族風采。我覺得巡演不光是讓觀眾了解香港藝術的發展、香港青年藝術家的才華，更多也是讓香港的青年藝術家了解在不同的省市，國家在音樂建設方面巨大的投資和堅定的信念，所以，他們也應該更加感受到背靠祖國的重要性，體會到更多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可以開拓出他們自己未來的事業天地。

跨越山海的交流和聯通，蘊含着親歷和思考，也蘊含着變化和機遇，走一城，看一城，也愛一城，更重要的是通過音樂的橋樑，穿越時光的變遷，促進人心的相通，聚會發展的力量，期待更好的明天。



水邊留痕

港樂高光時刻

友人自大灣區工作回來後，不斷訴說着一件事，就是他有份參與製作的《醫生不息·港樂季2》這節目，指因阿倫（譚詠麟）在接受節目訪問時說道：「如果你們還在就好了……」由於大家都「心知肚明」阿倫所指的就是羅文、梅艷芳、陳百強、張國榮和黃家駒等已身故的樂壇「實力唱將」，引致在幕後的香港製作團隊頓時「淚崩」；曾幾何時，大家也曾與這幾位天王天后在工作上「合作無間」，故友們「英年早逝」已令國台前後朋友們傷心不已，更由於他們已不在港樂的舞台上，其歌曲均已成「絕唱」，故當阿倫說起他們時，心酸傷痛之情，油然而生。特別是陳慧嫻唱《千千闕歌》將其後半段變為梅艷芳的《夕陽之歌》，那觸動心底的傷感更會大爆發！

整個聚會裏就緒只有友人滔滔不絕在說「聲」節目：「阿倫還說溫拿樂隊仍在某酒吧駐唱時，陳百強經常來酒吧捧他們場，有時興之所至更會在台上高唱歌曲，而梅艷芳是唯一女性可以自由出入『明星足球隊』的更衣室，因為在他們眼裏阿梅（梅艷芳）比男性更『疏爽』不拘小節，故此大家相處如家人，這種情誼在娛樂圈實在是難能可貴。」

港樂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些年的「高光時刻」，確實令人懷念，但希望港樂用粵語歌曲展現自己的魅力，可以在樂壇「重新出發」，事關香港樂壇的文化裏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；阿倫的一句：「如果你們還在就好了……」真的好感動人心！很多歌迷表示：「很慶幸見證那個樂壇光輝的年代。」

友人亦指已很久沒有見過現場歌迷們對粵語歌曲的「歡騰情緒」，因為在香港也難得再見到多位實力唱將的歌星「同台演唱」，到眾歌星大合唱《好歌獻給你》時，現場歌迷們的熱情，與台上歌星們同樣「沸騰和高漲」，有歌迷說：「就算見到內地歌星李宇春和周筆暢在台上，也覺得她們跟香港歌星們的聲線很融合，為什麼有些人硬要將他們分下去，誰比誰強！」而且最觸動着大家心靈深處的是，當陳慧嫻隔空對獎光幕上的梅艷芳告別的刹那，在現場的大家都不禁潸然淚下，因為共唱而感「繁星」似「流動着」，創造了這個超級好舞台。



百象廊

母親的辣椒情

陶敏

陶敏



騰情萬里

趙鵬飛

辣椒，是我們生活中很常見的一種調味品，尤其是在物質生活匱乏的年代，辣椒醬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搭檔。我的母親也一樣，從困難年代走來，做得一手好菜，醃製的酸辣椒金黃透亮，燒的地道辣椒木耳土雞更是人人稱讚，更不用說親手挑選、剝的鮮辣椒蒜瓣醬，小時候不吃麵條的我因為有了母親牌辣椒醬而食慾大增，愛上麵食。

母親對辣椒、對土地也就有了一種特殊的情感。

母親一生都在為家、為兒女操心，早些年搬到糧食加工廠後，勤勞的母親在山邊開闢了幾塊不大的菜園，清晨拎着一桶桶水去菜園澆地，黃昏又忙着去除草，佝偻着身子穿梭在家與台階上的園子裏，不大的菜園寄託着母親四季的希望，每當我們回家時，孩子們總是喜歡往菜園串，瞧瞧這個、看看那個，好奇的探索着各種菜叫什麼名字，長什麼樣子。每到秋天那看似不大的菜園裏長滿了辣椒、豇豆、黃瓜、苦瓜、秋葵、西瓜等，偶爾還有富餘的部分，除了我們姐妹幾個回家連吃帶拿外，母親也會讓父親帶到市場上銷售。看着日漸蒼老的雙親忙碌的背影，我們姐妹勸他們少操勞一些，父母總是會心一笑，繼續投身到不大的菜園工程中。

又到了秋收季節，地裏的辣椒經歷夏天高溫炙烤後變得色澤豐潤起來，青的發綠、紅的奪目、紫的絢爛，這正是母親需要的原料。每當這時候，

母親就開始大顯身手地準備醃辣椒、泡辣椒、剝辣椒醬。隨着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，辣椒也是一年四季超市都有銷售各式品種，我們總勸母親不要再費心地做這些。但母親認為那些辣椒少了一種爆辣、陽光的味道和泥土的氣息，不適合醃製，也不是作辣椒醬的原料，我們也隨母親高興，看她擺弄這些辣椒，把它們變成舌尖上的美味，我們也自在享受。

前幾年母親總是醃製幾大罇子金黃透亮的辣椒，看上去垂涎欲滴，自己留一些，給街坊鄰居送一些，偶爾我帶回些用作配菜調料時，朋友品嘗後都誇味道不錯，我也學母親的樣子準備一些分袋送人。這幾年母親老了，做事也費力，我們姐妹也總說醃製食品吃着對身體不好，母親就把大罇子換小罇子醃製的少，但準備的小玻璃瓶卻愈來愈多。母親3天兩頭去山邊，我知道，母親又在觀察那棵花椒樹的成熟期。那是才搬來的第3年，我跟同事們一起去農戶家吃飯閒聊中說母親喜歡做辣椒醬時，細心的農戶主人臨走時給我裝了一棵花椒苗，帶回來給母親。母親讓我種到山邊，一晃3年過去了，花椒苗變成花椒樹開始長花椒了，母親開心高興的說：「終於不用操心到季節買外面的花椒了。」

自從有了自家的花椒，好似母親的辣椒也格外清香了。母親看辣椒長得差不多時，就讓父親歇工一天，把地裏辣椒帶苗全部拔了帶回家放在牆角，父親翻土澆水又開始種植新一季

蔬菜；母親忙着摘花椒、剝蒜瓣、辣椒分類、清洗瓶瓶罐罐，再把辣椒洗淨去蒂，再用乾淨的抹布一個一個擦拭乾淨，大菜盆、砧板擦得透亮。

一切準備就緒，母親先把肉質厚實的紫色辣椒鋪平、擺實，逐個放入提前備好的滴水裏，等滴水漫過辣椒，壓個青石頭避免腐爛變質，阻隔空氣入侵，放置半個月左右，一罇可口的泡酸辣椒就可以與菜葉搭配食用；再把青色比較硬的辣椒去芯切塊放入大菜盆內拌上細沙鹽、鮮花椒後，放入準備好的玻璃瓶密封醃製10天左右，打開酸得到味又清脆爽口；半紅不紅的辣椒剝成辣椒醬，拌上搗碎的蒜瓣、鮮花椒、香菜，再加適量的細沙鹽攪拌均勻後，裝滿一個個小瓶子，放在冰箱冷藏，想吃時直接來一碟，胃口大增。這一系列動作母親不允許我們任何人插手，怕我們弄不好變味兒；剩下的純紅色辣椒父親直接用線穿起來，掛在通風處晾乾，母親說它是炒青菜的最佳搭檔，一些比較嫩的辣椒母親直接用保鮮袋封裝好，分發給我們姐妹，看似簡單的操作，實則傾注了母親滿滿的愛意和期待。

每當孩子回家，飯桌上就會多一碟媽媽牌辣椒醬，還有地道的酸辣椒燒仔雞、泡椒炒土豆絲，孩子說特別好吃、特別香，要多吃半碗飯。這時，母親臉上洋溢着幸福的模樣，我知道，這是母親的動力和源泉，是母愛表達的一種方式，也是母親割捨不下的辣椒情。

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不一樣的人情

外甥升級做爺爺，我當然順理成章也升一級，四代同堂是喜事呀！他們一家住在自己家鄉，沒人想去外面「掘金」，在家鄉雖不是大富貴，但一幢新建的3層樓房，是他與母親一家住，兄長在鎮上有新式房子，子女各有各的房屋，沒有為住屋愁，生活簡單愉快，開支對比香港也少許多。如此環境誰想來香港？誰想去外國？他們的舅父跟嫁到美國的女兒過埠，結果一年便逃返鄉下的生活，說回鄉自由自在，在熟悉的地方十分過癮，無論如何不會再去美國。聽着令我更羨慕鄉鎮的生活。

外甥當上爺爺，說要請我回去吃滿月酒，心思又想去玩兩天，儘管那只是我男家的地方，但大家對我都很好，就不必分你我他了。

返鄉的次數不是太頻密，但還是爭取機會和鄉間親人聯繫，對鄉間情總覺得有說不出的親切。

早兩個星期也因為工作去了兩天佛山、兩天廣州，面對的不是鄉親，只是工作夥伴，但他們對我而言，一樣有份莫名親切感。也許是他們安排周到，小事情也記掛着，往往令人意料之外的事情，他們都做了。工作中我匆忙時吃了個頗有滋味的雞漢堡，到我們完成工作坐車返港，拍檔遞上一盒雞漢堡加飲品，如此細心的照顧，我們真是做不到的呀！他們明明要連夜從廣州出發去珠海，還是趁中間有20分鐘，先爭取我們去車站。這樣的照顧相信只有很有心的人才會做，我內地親朋戚友會，我遇到的拍檔合作夥伴會做。看着他們細心的安排照顧，怎麼不是近鄉情切呀！

另一個相當好的例子，當我在佛山只有30分鐘要趕到車站，搭車師傅非常急切地為我找近路，路上怕我焦急，他便聊起自己的生活，說自己上有老下有細，一家人很重視家庭生活，每周必會齊人吃飯，做出租車生意還不錯，已有小隊車隊，安定又愉快的日子過慣了，有在港親人安排過來生活他一口婉拒了，他告訴親友在老家的生活素質很好，很安定，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吸引他離去的。這位師傅講他的故事，讓我暫時放下焦急的情緒，到達目的地，他第一時間幫我拉行李，照顧周到教我不勝感激。



●外甥夫婦抱着出生數天的孫女滿心歡喜地拍照留念。作者供圖



踏地觀察

湯禎兆

三門仔山行

風景在對岸

些氣勢的，沒有上萬是拿不下来的。當北方朋友把這些精心護養室內的貴價綠植，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時，常常會被南方朋友在評論區帶圖群嘲。因為這些看上去葉片碩大、花色絢爛的植物，在南方的綠化帶中隨處可見。氣候造就的認知落差，即便獲取信息便捷如今，還是難以在物離鄉貴的地理空間上顯著彌合。善於隔岸賺取利潤的商販，從中覓得一筆不菲的收入。

天氣轉冷後，不時會驟然降溫。南方習以為常的陰冷，不分室內室外，無比羨羨北方人在溫暖如春的屋內賞着雪花涮着肉。擠過冬天的北京地鐵，放眼望去，車廂裏擁擠的冬衣和慵懶的氣氛，遮蔽了所有愛美的腰肢。南方的溫暖潮濕，讓人即刻嚮往。有了秦嶺，中國有了南北。

隔着秦嶺，北方人艷羨南方人溫婉精緻，纖巧的靈秀裏，說不出的柔情蜜意。一茶一飯皆有風情，一山一湖都承文脈。

隔着秦嶺，南方人踏起腳跟遠眺北方，念想中大漠風光着涼苦寒，自有一股冲天的豪

秋高氣爽，又是行山的好季節。朋友堆中有小孩、有行山健將，又有只想玩不想行的青少年，大家很難找到一個能滿足這麼多人的地點。最後，我們選了鯉魚門三門仔位於香港東區鯉魚門一帶，食其交通方便，又有海景，不想辛苦可以沿海看看村落和石礦場，想行點山路可以上歌賦炮台和魔鬼山樓堡，順便看另外兩個古蹟，性價比較高。

三門仔是一個充滿自然與歷史魅力的地方。三門仔得名於鯉魚門海峽的地理特徵，這裏有3個天然的出入口，形似「三門」，是昔日船隻進出鯉魚門的重要通道，故名三門仔。三門仔毗鄰多條遠足徑，適合戶外愛好者前來探索。從三門仔出發，沿着遠足徑可以到達鯉魚門石礦場。

鯉魚門石礦場曾是香港極具規模的採石場之一，見證了香港城

市發展的歷史。石礦場最早於十九世紀末投入使用，提供建築用石料，尤其香港在英國管治時期，石礦場生產的花崗岩被廣泛用於建設道路、橋樑及建築物。然而，隨着香港城市規劃的改變，石礦場於1970年代停止運作，留下了一片荒廢但壯麗的景觀。如今，石礦場成為熱門的遠足和拍攝地點，其巨大岩壁和壯觀地貌吸引了眾多遊客。當地居民甚至在石屋裏放了梳化和床鋪，成為看星星熱點。除了行山人外，也有不少情侶到此留影，連拍婚紗照的佳偶也不罕見，可見是同場加映的人文戲碼。

很多對香港安自菲薄的人也不明白，要在城市中隨時隨地以1小時左右的時空限制，可以出入於鬧市及大自然的地方可謂鳳毛麟角。而且同步更可適合不同人士的喜好及需要，僅此一端，已教人足以肯定香港吾愛。